

## 青槐树上

柏峰

过去,老家的街门前有棵大槐树,这是曾祖父亲手种植的,算来已经有百十多年的树龄了。大槐树有打麦场上的碌碡一样粗壮,枝繁叶茂,树荫遮盖了整个街院。

那时候,只有城里才有裁缝铺,乡村多是居家的主妇们剪裁缝制。伏里天,母亲便在大槐树浓密的树荫底下,铺一张光洁平整的芦苇席,在阵阵的蝉鸣声中,开始为一家大小剪裁缝制棉衣,铺展开来的雪白的棉花就像一堆堆的白云,缠绕着她。看看日头偏了,母亲收拾起针线,拾掇在蒲篮里,起身进屋做饭,不一会,屋顶上的烟囱里升起缕缕的青烟,饭菜做好了,碗碟放在树荫下的小木桌上,等待大家一块用餐。

爷爷是村里种瓜的好手,每年都要为村里种几亩瓜,他把从瓜蔓打掐下来的小瓜带回来,切成片,用麻绳穿起来,一串一串的,晾晒在大槐树在枝条上,晒干后,是关中乡村最为美味的“蒸辣子”的好食料。一家人在大槐树下,围着小木桌,一边用餐,一边聊着村里发生的新鲜事。

唐代诗人王昌龄曾经生活在长安,他的“柳色荡春馀,槐阴清夏首”这句诗,真实写透了关中夏天独特的槐荫风光。繁星满天的夏夜,支一张小竹床,躺在大槐树下,吹着习习凉风,听邻居胡子爷讲古经。胡子爷原先在甘肃省天水一带经过商,见多识广,人也和蔼,他是老寒腿,夏天也穿着套裤。问

他:“我们是从哪儿来的?”胡子爷在鞋底上敲了敲烟袋锅,慢言慢语地说:“从山西大槐树底下来的。”

学历史后才知道确真此事。明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为巩固明朝的经济社会,有过持续的大规模移民屯田,迁徙的人四面八方聚集在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底下,再遣散各地,因此,此地的大槐树成为“寻根”和“祭祖”的象征与圣地。

然而,村里的住户,果真都是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吗?我曾经问过爷爷,爷爷说:“咱家就不是从大槐树底下来的,按家谱说,是从甘肃省庆阳搬迁来的。”

我的先祖,据说在远古曾在洛河岸边帮助伏羲氏画出河洛图。西周时,是个小诸侯国,国址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后来,被其他诸侯国攻灭,人口流离天下,四海为家。我们这一支,虽然族谱上说是从庆阳地界而来,那么,先前呢?也很可能从别处汇集到山西大槐树底下,再迁移至庆阳,然后呢,由庆阳迁移至洛河岸边的村落。

迁移到新村,建立起自己家园的当天,曾祖父无比豪迈地在街门前栽植了这棵槐树。为什么要栽植槐树呢?是因为曾祖父对今后的日子充满了强烈的心劲,再说,槐树也是吉祥的树木。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繁钦歌颂槐树,曰:“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诗中槐树乃“嘉树”,满树“翠叶”,常常栽植

在“双阙”——也就是宫廷的大门前。其实呢,槐树很早就出现在古代典籍中。《山海经》记载:“东三百里,曰首山,其阴多穀……其阳多瑀之玉,木多槐。”曹植《槐赋》云:“羨良木之华丽,爱获贵於至尊。凭文昌之华殿,森列峙乎端门。”古人把如盖的槐荫以为“槐厅”,其花洁、姿茂、质坚,引喻为人应该具备高洁、忠诚、仁义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槐树也隐含着人们心底“寻根”的潜意识。

我家的大槐树,虽然经过了百十余年,仍然蓬勃旺盛。树杪云轻时鸟鸣,大槐树高处的枝丫上,有喜鹊窝搭建的窝,有客人来,喜鹊便一大早就在枝头或者落在屋顶上欢叫个不停。还有麻鸦雀、灰椋鸟、鸽子、斑鸠、啄木鸟、麻雀等,甚至还有芦苇荡才能看见的翠鸟,跳跃在枝头。

“古树春风入,阳和力太迟。”岁月不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槐树的树身空朽了,但它依然倔强地挺立着,然而,毕竟支持不住巨大的树冠了。高大的树身上,经常渗透和流淌着出未曾见过的黑色的汁液,村里的老人说,大槐树舍不得走,它在流泪呢。

是啊,大槐树与我家几代人互相陪伴,见证了我家和村子复杂而多变的发展历史,也见证了新生活的繁荣昌盛,看见它,就仿佛看见我的远祖、曾祖父、祖父,看见母亲操劳的身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是庾信在他的名赋《枯树赋》里的话。庾信在赋中说,殷仲文看见庭院里的槐树枯朽的样子,感叹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里的“婆娑”是指树叶凌乱衰败的样子,看来支持不久了,心里十分悲凉。文末,庾信引桓大司马的这句感慨,有两解,一是感叹人的生命之须臾,二是感叹槐树的枯败而引起的伤怀之情。我家的大槐树如同殷仲文“庭前”之槐,“生意尽矣”,使人的心难以言说。

大槐树就这样枯败而去。

此后回家,我再也不能听见鸟语花香的大树,再也不能听邻居胡子爷讲古经,也不能端个小板凳,坐在大槐树荫下读书或者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聚在小木桌前用餐

聊天了……草木荣枯是自然的法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收拾起大槐树粗壮的一些枝条,母亲请村里的有名气的木匠,打造了一架织布机,置放在家里的上房里,夜里,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母亲踩着织布机,发出哒一哒一哒的声音,好像大槐树还在街门前的微风里细碎而欢快地絮语。

奇妙的是,大槐树的根窝,一场春雨过后,一夜间就冒出来一棵青枝绿叶的小槐树,几十年过去,“青槐花上夏云山”,早就超出了老屋的房顶,一派“绿叶阴浓庭院静”的新景象……大槐树仍然活着,生命依然在延续。我想,有大槐树的地方就有家,大槐树就是家的根,不是么?



##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曹凌云

1月18日,天空阴沉,中午还下起了蒙蒙细雨。就在这时候,朱月瑜老师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与朱月瑜老师相识在三十多年前,大约是1988年,我当时快要高中毕业,却把高考的事抛之身后,一头扎进文学的书堆里,成为一名十足的文学青年。有一天周末,我起早坐温州安澜亭的渡轮去永嘉,白雾从江面上升起,一团团漫溢到甲板上、船舱里。我坐在船舱里翻看一篇还没完成的稿子。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凑过来,说:“你这篇文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我就把稿子递给他,他当即就认真地翻阅起来,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有文学创作的潜能。”眼中露出欣赏的光芒。他告诉我,他叫朱月瑜,《温州日报》副刊编辑。我们就这样开始交谈了,渡轮也很快到了永嘉清水埠码头。在码头上挥手告别时,我们彼此留了地址。他给我最初的印象:肩膀厚实,脸庞宽阔,恂恂有君子之德、儒者之风。

几年后,朱月瑜老师联系到已在乡镇工作的我,约我参与一本报告文学集的写作。此时,他兼职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以对文学的热爱与初心,深入走访,细致采访,认真完成他交给我的写作任务。他在编辑这本报告文学集的过程中,多次称赞我的稿子,让我倍感鼓舞。此后,我常有去拜访他,他与我聊小说、电视、写作,我们的情谊慢慢深厚了。

交往一多,时间一长,他也时而

与我聊起他的身世。他于1950年5月5日出生在温州平阳鳌江镇,父亲是温州大同巷一家制药厂的技术员。他五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大同巷生活,十六岁从温州市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因为父亲的原因中断了学业,在家待业四年。1970年,他的二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可能是二弟推荐的原因,他收到兵团一位文艺干事的来信,邀他前去兵团。他被分配到一个团部新闻报道组工作,生活艰苦,生产训练繁忙,可他没有放弃学习,经常跑到兵团图书室借书阅读。1971年,他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第一首诗歌都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寒冷、偏僻、荒凉的兵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摇篮。那年年末,他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过了年后,他本想再回兵团,可是家庭经济困难,他无法凑足再去黑龙江的路费。

离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但他有能力有文化,1972年秋季开学时,他通过亲戚介绍,到平阳西湾学校代课。在近八年的代课生涯中,他不停地辗转在温州偏远的山区、海岛学校,代课时间最长是三个学期,最短是三个月,其中的辛苦无法言喻。然而他没有怨言,他喜欢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每到一地,与当地老师、学生打成一片,十分投缘,成为朋友。在这八年里,他如同进入了“社会大学”,自修新知识,获得大量基层一线的真实故事,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和素材。

命运还是眷顾了他。1979年的最后一天,父亲退休,他接班进入制药厂工作。在制药厂工作了三个月,1980年4月他调到了温州日报社,成了一名记者,后来转为编辑,算是苦尽甘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朱月瑜老师作为温州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中篇小说《大屋的丫鬟们》《蓝旗的九姑太》《鼉王》,短篇小说《蟑螂》《霉季》《乡间路上》等一一发表在文学期刊上。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的江南山区小镇,故事大多发生在小镇逼仄的阡陌街巷、斑驳的老宅旧屋、高大的门楼院墙里,让读者沉浸在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也深陷对历史的追问和遐思。他在创作题材、写作角度、艺术手法等方面不断拓展与创新,1993年,获《芙蓉》文学奖、被《作品与争鸣》等多家杂志转载评论的《大屋的丫鬟们》,顺利改编成八集电视剧搬上荧屏。这是讲述一群出生在楠溪江畔的丫鬟为各自的命运与压迫势力抗争的故事,展现的是江南女性非凡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反映的是江南农村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深厚的人文底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朱月瑜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电视剧创作。作为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亲历者、奋斗者和见证者,他在创作上更多地聚焦时代与人民的生动叙事,与人合

作推出了电视剧《温州女人》《随爱而飞》《刑警林勇》等,均用丰富的人物群像与剧情张力,把温州人、特别是温州女人的坚持不懈、勤劳勇敢、聪慧包容的创业精神,入木三分又不落俗套地呈现给观众。剧中所展现的诸如情感、事业、家庭等一系列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议题,引发观众的普遍讨论和思考。

朱月瑜老师在六十岁退休时,已经不再兼任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他独守温州老城一隅,重操旧业,又寄情于教书育人,开办了一个作文辅导班。

我于2014年开始走读温州的三条大江:瓯江、飞云江和鳌江。每当朱月瑜老师在报刊上读到我的走读文章,就来电或微信给我,发表几句读后感,以资鼓励。他还说,他熟悉这三条大江,可以相约一起走访。因为我的走读很是辛苦,担心他难以跟随,一直都没有约他。他也从不介意,依然关心着我的走读。我们偶有小聚,小酌一杯,相谈甚欢。他还多次说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在安澜亭到清水埠的渡轮上,晨雾蒸腾在江面上,悄悄弥漫到船舱里。回忆是多么美好,我们也感叹时光匆匆。他为人还是心思敏锐、温润如玉,就像三月的阳光,柔柔软软暖到心底。

如今,他平静地走了,一个沉稳淡泊的身影远去了,一缕柔和温暖的阳光落山了。这几天,被称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州冷风萧瑟,大雪飘零,天寒地冻。